

□赵 昂

修车的诗人

小时候,在我家的胡同口,每天都会有一个诗人坐在那里,干什么呢?修车。

此人年轻时也喜欢过文学,据说颇能舞文弄墨,和同人一样,去农村种了几年地,回来工作不好找,就在胡同口摆了个修车摊。晚上不出摊的时候,就在家里写诗,也有不少文艺杂志发表了他的作品。

那时候百废待兴,文学界也一样。既然一个领域正是白纸一张,那么谁成名都有可能,那时候终成大家的人物,也不免是街道工人、小学老师。相比于有正式工作的人,修车诗人有的是时间,他还鼓捣着办了文学讲座班,听众来自各行各业,来讲课的也不乏名人。

有心人,天不负。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遍了胡同里的大小院落,修车诗人和另外一个朋友合著的小说竟然获奖了。在那个“文学热”的时代,获奖不仅意味着出名拿奖金,还意味着有了调工作、翻身“吃皇粮”的机会,大家都羡慕,胡同口的修车摊恐怕开不了多久了。不出所料,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有不少“要笔杆子”的岗位随便修车诗人挑……

街坊们对诗人的获奖又喜又忧,忧的是孩子们没处去了。原来诗人的修车摊还有一个功能,“寄存”书包和孩子。放了学的小孩们想去踢足球,书包没地方

放,交给他们帮忙看着,谁家的孩子万一忘带了钥匙进不了门,家长也会提前拜托他到时帮忙照应。反正,把孩子交给他,街坊邻里都放心。

修车摊关了几天后又重开了,原来,修车诗人到要调他的单位转了一圈,发现每天要朝九晚五上班,天天写晦涩的文件,这和修车诗人的性情大为不符。在他看来,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出摊就出摊,想休息就休息,挣了小钱给自己时不时开开荤腥乐呵一下,才是最开心的。“那个单位有什么好?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去上班,大冷天的冻死了。还得给领导端茶倒水,我干不来,人各有命。”我们这些小孩子自然听不懂,哈哈一笑就一哄而散了。

等我们都到了上中学的年纪,隐隐约约开始听见老人们说,当年与修车诗人一起合写小说而出名的那个人,调去一个大单位坐办公室,仕途亨通,一路高升。有一次那个人坐车回来来看老朋友,黑色的奔驰车引来不少人围观。

大家都劝修车诗人别修车了,他当年的文友中,已有不少人做官经商发达起来,自然也摆阔了。只有修车诗人边修车,偶尔在小报上发个小品文,不过,随着“文学热”的褪色,文学版越来越少,稿费也很低,用

修车诗人的话,“只当挣个凉拌土豆丝的钱。”

再后来,骑自行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诗人的修车摊也日渐冷清,常常一天之内都难有一两个人前来修车,没办法,他只好撤了修车摊。并无其他技艺的修车诗人正发愁日后生计,居委会却主动找上门来给他介绍工作。原来,这片地区要通地铁了,地铁口正好就在他过去修车摊附近,地铁口要设自行车存放处,眼下正好缺个看车的人。而居委会之所以会把这个闲差留给他,竟是因为街坊邻居们看不见路口的修车摊,觉得不安全,一起去居委会帮他争取来的。

自此,修车诗人变成了看车诗人,他也许久不写诗了,因为没人看诗了。要说人生难测,要到了转运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穷途潦倒一生的修车诗人因为看车发达了。他偶然帮了一个郊区守寡的农妇,两个人一来二去竟然好上了,结了婚。他有文化,自然颇得对方的喜欢,谁承租,郊区占地,农妇家的破院子变成了好几套楼房,好心的修车诗人,就这样成了“房爷”。房爷自然不必住在胡同里的破平房,他要搬到新城的宽敞楼房去了。

待到修车诗人搬家的时候,我们都过去帮忙,毕竟,小的时候,我们都曾拜托他看过书包,父母不在家时也去分吃过他的午饭。诗人没有多少财产,大部分家当就是许多泛黄的旧书,足足搬了一天。搬完书,大家凑钱买来啤酒和毛豆,一起坐在胡同口当年修车摊的位置,对着夕阳聊天。

说起他当年那个当了大官的文友。“那个人啊,前两年得病没了,宦海沉浮仕途不顺。他本是个文人,不适合官场,意气用事得罪了人,受了气。”修车诗人淡然地说。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看你,又一起看着夕阳,只觉得,眼前这个没出名没做官,随性生活的修车诗人,却才是一辈子幸福的人。

□欧 阳

律人还是律己: 道德的苍白

说起道德,人们习惯于将这个概念与社会运转的行为规范相联系,特别是针对一些并不违法的不道德现象。如此一来,就比较容易混淆道德和法律的界线,把本该是法律范畴的行为规范纳入到道德的领域,不少有识之士也时常拿着判官笔,像旁观者那样去裁判发生的事例,义愤者或因之痛斥某些劣行完全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仿佛社会有序运转靠的是道德的约束,而不是法律的制约。

大家知道,不管是英美法系的习惯法还是大陆法系的成文法都有明确的底线,作为社会平稳运行的强制规范,没有人可以越过界限,但道德约束并不是强制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道德可能就没有底线。我们固然可以感慨道德的底线,只是当我们置道德之力于自身之外时,实际上就已经弱化了道德力量;如果道德律己而仅仅是律人一定是苍白的。

最初的道德规范从自律和他律的角度讲,均来自于宗教的慰藉和对轮回的敬畏,天堂中永恒的享乐对穷人和富人都是—种强烈的诱惑,而地狱无止境的酷刑加身显然可以恐吓住胡作非为。在基于宗教和轮回的力量淡漠之后,道德的约束基本上失去了强制力,有悖道德的行为虽然会受到谴责,但不会被惩罚,那怕是在仙逝后的未来。按照哲学家和现代伦理学说的观点,新的道德法则即便是基于信仰,必须服从的也只是自己的理性和良心,也就是说自律也好,他律也罢,道德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约束。当我们把他人等同于自己,以道德这个普遍的社会良知去衡量的时候,当然可以给出道德的尺度去裁量个人和群体的行为,但一定要惩罚另外的人必须符合我们内心的行为规范,稍不小心恐怕就会陷入困境。

孔融让梨是国人非常熟悉的道德教育典籍,至今还有很多人依旧在沿用这个掌故来进行道德启蒙。撇开这个故事是不是被改编了不说,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高尚的道理要自圆其说就会遇到困难,比如我们假设让孔融对应的另一方分配梨,分配者设定孔融是具备社会良知的道德模范,小梨自然给孔融而自己留大者,如此,分配者就已经置自身于不可道德的境地,其行愚昧不可取。而假如给孔融的梨大,则其预设的道德孔融就不成立,孔融同志必须坚决推出大梨。情形到了这个地步,梨的分配必然触及道德难题。这是个悖论,合理的解决之道只能是道德律己。作为行为实施人,分配者不能用设定的道德标准去测评孔融,惟其如此才能摆脱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

旅店的早餐,旅途生活的开始。

头一天晚上,酒喝多了,早晨起来口干舌燥。这时候,旅店的早餐就恰到好处地解决了一时的生理饥渴。

有些旅店的早餐,也谈不上丰盛。有一次,我住雁荡山下小镇的农家客栈,旅店的主人是一农妇,她早晨起来在邻近竹园的厨房里熬上一大锅粥,梅干菜包子,油条是在镇上铺子里现买的,桌子随意摆放些榨菜丝、萝卜条、油焖笋干等日常小菜,极像丰子恺笔下的生活漫写。

旅店的早餐是给旅人一天行程开始时准备的口粮,都是些粗茶淡饭,如稀粥、面条、包子、馒头、茶叶蛋……我对那些西点、果酱、奶酪、咖啡并无胃口,而对寻常人家的简单饭食感到亲切。

其实,在没有旅行的日子,蜗居一座城市,我是经常不在家里吃早餐的,偶尔在路边随意买点什么,或者蹩进一家路边小店点一碗面。问题是,我为什么对旅店的早餐不忍舍弃?在旅店吃早餐的那种感觉和情境,也是旅行的一部分。

在旅店用餐,时间宽裕。在外的日子,即使床铺再舒适,也睡不安妥,往往是天刚亮起床,离上车的时间还远,便不慌不忙,一边细嚼慢咽,一边看风景。

旅店的早餐,不同于这个地方的居民坐在路边黝旧的木质小凳上,喝着新鲜豆浆,吃着馄饨、豆腐脑、糍团饭,来温存一夜苍凉的胃,或者,一个蹬三轮的大爷,拿着烧饼,边蹬边吃。它容许一个外来者,坐在临窗的位子上,隔着一段距离,对这个陌生的地方静静地观赏。

南方和北方的旅店早餐,略有不同。比如,南方早餐中,什锦菜、宝塔菜、笋干、大麦粥是有的;北方则有泡菜、虾皮和大馒头。

我没有去过湘西,想象某一天到边城去旅行,坐在临江客栈的吊脚楼上吃早饭,米线、腊肉,边吃边欣赏两岸的风景。

旅店的早餐是连同对一个地方的新鲜感,一起浸润肠胃的。有一年在大连,坐在餐厅里,一边吃,一边看海滩上的人在散步、钓鱼。这样的早餐,碗和盘子里有海腥味,被愉悦所吸收。

旅店的早餐,有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亲切感。在那

进一步来看,当一个人用模范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的时候,事情可能会更糟。就说公共汽车上的让座行为吧,给老弱病残孕让座是文明礼貌的道德共识,那么不让就不道德吗?这种道理没有充分的理由,试想,如果一个年轻人熬夜加班未眠,或者身体不适更需要短暂休整的话,那么他坐卧难寐假寐休息,是不是可以合理地不牵涉到道德问题呢?是不是能够被等着让座的人理解呢?反倒是在这种情形下,某个想别人给让座的老弱病残孕以“道德”的标准鄙视“不道德”假寐青年的时候,是非曲直也许就颠倒了。道德是自觉而不是义务,我们应该向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的道德模范致敬,然而,当一个人以道德模范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之外另一人的行为时,未必就是道德的,客观地说,这样做的心态往往是自私的,一些时候类似的要求实际上会是最不道德的。

当然,无论是理性的自觉还是良心的发现,道德的行为必定来自于自身内在的要求,良好的道德行为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的必备前提,每个人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时候,应当也在心中对社会有对应的道德愿望,倘若我们真的对社会有强烈的道德欲求,相信人人都有道德建设的义务,要做的首要的是提升律己的道德标准,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进而以自身的道德实践感染、带动和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使人入律己,真正促进整个社会道德基准的提高。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说的大约就是这个道理了。然而,道德不是法律,正是因为道德的非强制性,就算能够通过律己达成道德行为在日常生活有榜样,我们也不能奢望仅靠道德修养就实现约束自己或者被环境约束,因为这只是理想状态,现实状况下,在消费主义充斥的环境中道德的律己同样是乏力的,这也是那些期望有道德底线的仁人志士中早有道德模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在现实中,不能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道德修养上,律己、律人都是一样。

□王 大 生

旅店的早餐

个餐厅里,我在一碗粥的温存、熨帖和一个地方的人在肠胃上的舒适感。餐厅里,很安静,如果去得早,会听到碗和盘子微微的碰撞声。

有些夜晚的欢宴,礼仪上繁文缛节。有时候,东道主在适合的场合、地点宴请,品菜的却不是本地菜,这个地方真正的味道,错过了,而旅店早餐就非常简洁明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和铺陈,也没有人在你耳边,说上过多。它是一个城市给一个过客,家常式的淡淡慰藉。

如果说忙碌的午餐和喧哗的晚餐,有众人同乐,油彩渐厚的感觉,那么清晨旅店一个人的早餐,则是洗净铅华,绚烂归于平淡。某年,我在旅店的早餐里,蓦然吃到童年的味道。是在一所高校招待所的餐厅里,四周很安静,我随意舀了一碗粥,找了一处地方坐下,轻轻地呷了一口,一种久违而熟悉的清香扑鼻而来,一低头,原来是谷米掺和麦糝熬的粥,才想起这地方离我外婆的老家不远,小时候随外婆到乡下去,常喝此粥。旅途的早餐,一下子,勾起我储存30多年的味蕾记忆。

旅店的早餐,旅途上朴素关怀。那份早餐,是真实的,它只为一个人准备。

资讯快递

“当代中国书画艺术名家”创作联谊笔会花开二度

本报讯(记者黄哲斐)2013“人民要闻视频网杯”全国第二届“当代中国书画艺术名家”创作联谊笔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此次联谊笔会由中国健康产业工作委会、人民要闻视频网等部门联合主办,邀请了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将军书画家协会等海内外书画艺术界名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近百

人出席,即兴创作300余幅作品。

据介绍,本届联谊笔会以“共圆中国梦,展我中华志”为主题,艺术家们现场挥毫泼墨,各献绝技,彰显出中国书画艺术的无限魅力。其中,书画家联袂推出的巨幅长卷“我的中国梦”,全景式展现了中华儿女弘扬时代主旋律,实现幸福伟大梦想的愿望,成为笔会活动一道亮丽的风景。

云南首家碑林博物馆亮相昆明官渡古镇

本报讯(记者陈昌云 通讯员单松松)8月15日,拥有碑刻72方、拓片83幅,收藏了昆明、云南乃至西南片区众多重要石刻艺术作品的云南首家碑林博物馆——昆明碑林博物馆建成开馆。

昆明碑林博物馆三年前开始筹建,馆内收藏着距今1888年前的“东汉延光四年碑”,古隶书文字无声地传递着久远的沧桑风韵;有北宋开宝四年“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大理国主段氏联合三十七部出征滇东后会盟立

昆仑文化活动在青海举行

本报讯(特约记者邢生祥)“我们祭拜昆仑,祭拜祖先,就是祭拜一种诸世纪不灭的永恒图腾,让史诗歌的中华文明在时代的高度上,再一次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8月18日,2013中国·青海格尔木“山宗水源——昆仑文化宣传周”在享有“万山之祖”和中华神话摇篮盛誉的昆仑山西大滩开幕,来自德国、美国、韩国、

□李 萍

永远的军人情结

我崇尚英雄。

童年时对英雄的崇拜可以说近于疯狂。记忆中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英雄的,书名《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读到激动处,自己仿佛变成了书中的英雄,与奶奶说话也是眼里含泪,声高气壮,弄得当时刚刚从部队回来探亲的小叔叔莫名其妙,在明白情况后,叔叔含笑对奶奶说:“不得了,我们家要出女英雄啦。”几十年过去,我没能成为英雄,但心目中英雄崇尚依旧。

出身于军人世家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穿上军装。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偷偷溜进兵舍,轻轻地、虔诚地抚摸那叠得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和挂得整整齐齐的毛巾,或远远地跟在穿着军装的叔叔后面,迈着大步,嘴里念着二一。高考填报志愿,所有栏目第一自愿写的都是军队院校,但命运总不让人如愿,我进了一所电力类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电力铁军”,好歹也沾个军字。

穿不上军装,嫁个穿军装的也算是一种安慰。后来,我真的成了一名“军嫂”。两地分居虽然清苦,但也验证了有距离才会有吸引的名言。婚后的第一个春节,爱人有重要工作没法回家过年。我毫不犹豫她表示:向你靠拢,折腾了两天两夜,我从中原摸到了渤海边的一个美丽小城。然而他却于3天前去了渤海

深处的一个小岛,除夕夜,对着战士们送来的水饺,我一个人呆呆地坐了很久。我想起当我把决定嫁给一个军人的消息告诉父母时,穿了半辈子军装的父母复杂的表情,于是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又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已是大年初一的下午,于是一个人跑到海边,对着大海呆呆地坐到天黑。初四,终于有给养船要上岛送淡水和青菜,也得到他将随船下岛的消息。但不到中午,海上却刮起了大风,船实在无法出海。一个星期过去,风平了,浪也静了,我的假期也用完了。从此,我对军人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后来,我可以随军了。想到只要我点一下头,就又能回到向往已久的军营中生活,我的心就禁不住狂跳,但狂跳之后却是疼痛,再后来,爱人也成了一名“电力铁军”。在当了几个月的“铁军”之后,爱人感叹,真铁军也!就凭我娴熟对口的专业技能,十几年练就的顽强拼搏、全力进取的军人作风,在工作中竟显示不出丝毫的领先优势。爱人的感叹让我对“电力铁军”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也使我豁然开朗,我知道了自己的心为什么在狂跳之后会疼痛,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几十年能保持永远不变的军人情结。

也许,那就是一种对顽强拼搏、艰苦奉献和全力进取精神的追求。

□朱立文

蓝色的周庄

蓝色调,其实就是周庄的色调。

三

白色的棉布从冒着烟气的染缸中再次提出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块洁净的蓝。

一个女子用竹竿将它高高地举起,挂在阳光下,那鲜艳的色彩一下子就被太阳喜欢上了,它为这块蓝镀上了无数的辉煌。

老人的纺车还在转着。

她雪白的发与手中的线幻化在一起,让人想到生活走过的痕迹。

我后来还真的认识了一个叫蓝的女子。她说妈妈生她的时候,正在田间劳作,顾不上回家,就在地头生下了她。妈妈睁开眼睛,首先看到了蓝,她在蓝花丛间愉快地喊着嗓子,她就得了个蓝的名字。

上海,一群周庄女子身着鲜艳的蓝花布衣,吸引了南京路上新奇的目光。他们是周庄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艺术团,专门到上海举行互动演出。当她们在台上跳起水乡舞蹈,那种纯秀的本色,柔韧的腰肢,闪动的蓝花,让台下欢动成一片潮声。

现在,这群女子又出现在周庄的夜色中,让夜游周庄的人感到周庄的好,周庄的蓝。

我在经过一个巷子口的时候,我被如过35毫米电影幕布大的一块蓝布所吸引。

由于巷子的窄小,人们只能先将它拉展在巷口,而后平扯上去。这就块蓝布就变成了一块遮阳挡雨篷,它的下边,成了一块阴凉的世界。

周庄人说,现在很少看到帆篷船了,有些人家,是用这种蓝布作帆的,蓝色的风鼓动的渔船,在湖水中该是另一番景象。

山,是你挡住了东漫的风沙,是你削弱了流动的寒潮,你与天相接不比天高,你与地相连不比地厚,你裸露着自己的躯体,任风吹沙漫日晒雨洗。黄沙遮掩你的躯体,雷电想劈开你的筋脉,亿万岁月在你身上刻下无数刀伤,而你却反而更加强壮,风雷雨电成了你成长的伙伴。风,雨,雷,电又来了,来了,又来了,你既不记恨也从无牵挂,只是刻在你身上的记忆记载了它,你依然昂首挺胸。

机舱内的我,细细品味,默默在想,你的憨厚就是大地的气量,你的承载就是大地的力量,你的伟岸就是大地的恢弘,你的坚守就是人类的榜样。哦!我原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难怪多少人都呼唤;大地,我的母亲、大地,我的新娘。你哺育着我们却不与我们分享,你独自去扛风挡雨却不与我们商量。我是人,就该像你一样,挺起脊梁,脚踏实地,永远朝着前方。

我曾在一个上午三次走过那个门口,那是一个纺花织布的作坊。

当一个纺车在晨光中悠悠转动,一缕缕的纱线就从阳光中抽出。

这是一个像祖母一样老的老人。我也确实见到过祖母纺线的情景。但那个北方的纺车是木制的,且比这小得多。这个取材于竹子的纺车大得有些夸张。

我在纺车前照出的相,老人竟全部进入了那个转动的圆圈圈。

这是一个怪圈。旧时乡村的女子,不管是躲在闺中还是嫁入夫家,常日里必做的一件事情,便是不停地转动这个怪圈,无休无止,直到终老。

没有人能数得清纺车转动的圈数,但它却是搅动了人生的年轻。

乡间喜爱的蓝花布,就是出自于这样的纺车。至今周庄人还在用着这种布,他们用着做床单、做窗帘、做桌布。

我住的屋子,几乎成了这种蓝花布的天地。进



□牛士红

俯视大地

平日仰天,只觉天高大,偶尔乘机西行,依窗俯视,更觉地恢弘。

群山挽臂而起,立地顶天冲云霄,身影斑驳,波光粼粼如雕刻;似苍松印在地上的图画,似冬天枯树张开的枝杈,似凌云正巧掠过的村庄,似黄沙试图填满的坑凹,满山都雕刻着沧桑与苍劲,再伟大的画家都无法比拟大地的艺术手法,那分明就是一幅永恒的图画。

一道道细水从山头滑下,滑痕如一幅平铺在山涧

的巨型大树尽情展开它的枝杈,又似巨型的芭蕉叶裸露着自己圣洁的骨格,又犹如古陶瓷雕刻的纹花,如茂密的森林竞相夺目。一阵狂风卷走地上的沙尘,大山如同脱下了陈旧的衣衫,亮出自己本来的鲜艳,如沉睡中的大山抖落一身日月也抖落了陈封的记忆。油黑的本色显出格外刚强,无论狂风如何肆虐,山,巍然屹立,好像它长长的根深植在厚厚的大地上。